

投笔从戎

□ 合肥 日月

1979年11月20日凌晨6时许,一列绿皮列车随着一声鸣笛,徐徐地从合肥火车站缓缓地开出,开始了北上。

就在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,站台上送行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追着列车,有的边追边哭喊着,也有的边追边挥着手……这一情景,构画出和平年代送亲人参军共筑新的长城动人场面。在这一场景中,我也是其中的一员。在这头一天晚上,我们这批应征入伍的新兵穿着绿军装,肩挎背包,戴着大红花,在亲人的陪同下来到合肥市工人文化宫,集中睡地铺,凌晨5点就起来,打起背包,向合肥火车站方向走去……刚到火车站进站口,这儿早已被欢送的亲人围得水泄不通。我一走进车站,父母、姐姐、弟弟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就簇拥着我,乘上了这趟运送新兵的专列。当火车鸣笛那一瞬间,我的心一揪,也和一同参军的一张张陌生面孔一样,热泪夺眶而出……

火车,渐渐远去。

“18岁,18岁,当兵到部队……”我默默地坐在那,心底唱着这首歌。心想:虽告别了故乡,告别了亲人,不知啥时才能与亲人团圆,也不知啥时才能重回故里。但热血男儿报效国家的梦,终于得以实现!这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和快乐。从小我就立志当一名革命军人,这是我最大的梦想!早在1978年四五月份,空军某飞行学院要从合肥市在校生中选拔一批飞行员,我也报了名,可到了复检环节,我的左腿因在学农,帮助农民收割水稻时,不小心被镰刀割

伤,留下一块伤疤,被“涮”。对此,我一直不甘心。到了1979年11月中旬,听说征兵工作又开始了,我的心又一下子活跃起来了,这下报国有了门了。于是,我悄悄报了名,没想到过关了,而且还受到几个接兵团的青睐。

合肥到徐州约300公里,这趟运兵专列走一路,停一路,直到当天晚上8点多钟才到徐州火车站。车一停下,我们这批上千名新兵纷纷走出车厢,在站台上集合整队,一位威武的军官走到队列中央点起了名,他一口气点了我们50名合肥兵,随即,他一声令下,带着我们分乘几辆军车,向徐州南郊驶去……我们这支部队,是一支战功卓越的部队。它的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,后改为中原野战军。1949年,改编为第2野战军12军;1951年,改为志愿军3兵团第12军第35师,赴朝参加抗美援朝;1954年4月回国后,改称为12军第35师,并进驻江西上饶,担任机动作战任务;1961年11月,移防苏北,担任守卫苏北海防的任务;1967年8月,驻防安徽,当时的军部就设在安徽农学院。1978年9月,移防徐州,执行防御作战任务。我能成为这支富有辉煌历史和光荣传统部队中的一名战斗员,备感荣耀。

我们团驻扎在徐州城南,叫泰山营房。驻地史称北徐州,古称彭城。相传原始社会末期,帝尧时彭祖建大彭氏国,离今已超过6000年文明史和2600年建城史,是著名的帝王之乡,有“九朝帝王徐州籍”之称,是两汉文化发源地,素有“彭祖故国、刘邦故

里、项羽故都”之称,在军事家眼里是“北国锁钥”“南国重镇”,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千年古城,千年古战场,锻造和孕育着军人的血性。

一到部队,一切的一切开始都不太适应。被子要叠得有棱有角,内务要整洁,吃饭要集合,饭前要唱歌,统一起、统一睡……总之规矩多,要求严,全是照着“三大条令”做,不走样。这对我们这些刚出校门就进营门、刚从学生就到军人的城市兵来说,可是一次重大的挑战和考验,可是一次脱胎换骨。军人,是用铁的纪律而锻造的。刚到新兵连,天天是“演兵场、食堂、宿舍”这“三点一线”枯燥无味的火热生活,这还算不了啥,关键是经常还要在梦乡里,被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声给“惊醒”,还得要在短短几十秒内,从热被窝里一骨碌爬起来,穿上棉衣棉裤,打好背包,带上七斤半重的半自动步枪,背上挎包、水壶和干粮袋,夜里急行军。有的新兵害怕夜里紧急集合,打背包来不及,连被褥都不敢放开,穿着衣服睡觉。

虽说新兵训练是艰苦的,要求也是十分严酷的,但是我们的斗志是高昂的。在部队大熔炉、大学校园里,官兵不分来自五湖四海、职务高低,都十分友爱,都十分平等,干部、老兵在隆冬夜晚起来都要给战士盖被子。战士谁要是生病了,连队的卫生员都会送药到床头,炊事班也会端上一盘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条让你吃……

回首往昔,感恩那段艰苦却锻炼了自己的岁月。

福建扁食

□ 厦门 程新兵

大凡来过福建的人,都见识过当地一种散落在街头巷尾,尤其是在居民小区小吃店里的——福建扁食。扁食的俗称有很多,北方归于饺子或水饺一类,广东一带纳入馄饨的范畴,而在福建习惯称之为扁食,并且还是沙县小吃中主打招牌之一。

饺子的皮是圆形的,而扁食皮是梯形的。因此在福建饺子和扁食是分属两种不同食物,尽管二者本质并无多大区别。同时,因台湾和福建之间的地缘关系,这种梯形外皮的食物在台湾地区也称之为扁食。

来福建街头小吃店吃上一碗扁食,你就会听到有关扁食的传说:一说是“医圣”张仲景,为济世救人“冬至舍药”而发明的,原本产生在河南,后由于河南人大举迁移至福建,便带来了这种扁食的做法,这是客家版本。另一种说法是,相传唐太宗李世民喜食丸子却怕油腻,令厨师在肉中加菜,结果炸余不能成型,厨师灵机一动,用面皮包了水煮。唐太宗甚为满意,以后这种做法在民间就流传开了。

不管哪种传说可信度较高,都反映了福建扁食是舶来品,经过福建当地人不断改良,迎合本土特色,与北方的扁食或饺子又有着诸多不一样。福建扁食的独特之处在于肉馅,传统做法是用槌敲打而成,同时皮一定要是面皮。“打肉”是一门技术活,一般取生猪新鲜腿纯瘦肉,不得下水,制作不过午,将腿肉去除筋膜,顺肉纤维横切成较大块状或条状,放在木墩上用木锤敲打,敲打时要掌握关键技巧,即将瘦肉紧打,这样可保留肉纤维中水分,直至烂如绵、粘如糊,然后加适量小苏打水、盐、味精,用筷子搅成糊状。包扁食的面皮用面粉和少许碱水,打成薄皮,每张成长条块,每个扁肉仅桂圆大小,包成精巧的蝴蝶状。扁肉汤以猪骨头在温火中熬出清汤,将扁肉放入清水锅中煮开,待扁肉浮起,用小笊篱捞起,放入有酱油、新鲜猪油、味精和其他佐料的碗中,冲入沸清汤,撒上香葱即可食用。

福建扁食具有味脆、嫩、香、甜的特点,入口爽脆,满嘴清香,与北方的馄饨和其他地方的扁肉口味又不大相同,故而在众多扁食中独树一帜。正因为福建扁食的认可度较高,深受大众喜爱,如今福建涌现出了阿肥发扁食、妙香扁食等知名品牌,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加盟连锁店,在福建各地比比皆是。在工作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,福建扁食尤其受工薪族青睐,方便省时又味美。

珍珠河

□ 宝鸡 毛伟涛

在我家乡的北边,有一条蜿蜒的小河。河中淤泥深积,藻荇虫羽丰富,水中盛产蛤蚌,蚌腹内多含珍珠,因此,村子的先人们给小河起了一个美丽动听的名字——珍珠河。三十年前,家乡曾遭遇了一场大旱,庄稼颗粒无收,可大家却惊奇地发现,珍珠河里依旧流淌着一股狭小的溪流,从未干涸。每年春暖花开时节,吃过晚饭后,哥哥就会带着我去珍珠河里摸蛤蚌。皎洁的月光下,我们挽起裤腿,踩在柔软的泥沙中,小心翼翼地仔细翻找。运气好时,一晚上能摸到好几只蛤蚌。每捉到一只,哥哥就迫不及待地掰开蚌壳,看里面有没有珍珠。他已经攒了五六颗晶莹剔透的珍珠。

哥哥有一个愿望,他要用摸到的珍珠串成一条项链,送给叶子姐。叶子姐比哥哥小一岁,家在珍珠河的那边。听奶奶说,叶子姐是个苦命孩子,五岁时父亲出意外去世,没过两年,母亲也跟人跑了,她就跟着爷爷奶奶相依为命。村里一些人迷信,就说叶子姐的命硬,先克死了父亲,又克跑了母亲,所以小时候其他小孩都不愿意和她一起玩。只有哥哥,每天屁颠屁颠地跟着叶子姐,一起上学,一同放学,农忙的时候,还背着父母帮她家干活。

哥哥曾悄悄告诉我,长大后,他要娶叶子姐做我的嫂子。等哥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父母却坚决反对他和叶子姐在一起。因为父母早就答应了铁柱叔,娶他女儿桂月做儿媳。铁柱叔是村里举足轻重的人物,威信很高,先是当了十几年村支书,后来承包了村里的砖厂,村里的大事小情,只要他出面就没有行不通的。有一年,父亲和村里的地痞黑虎因为引珍珠河的水浇灌问题发生矛盾,激怒了黑虎,他提着一把刀就冲上门,扬言要砍死父亲。当时那情景,我们都吓坏了,母亲腿都软了。幸好铁柱叔及时赶到,他一句话都没说,只是瞪了黑虎几秒钟,黑虎就灰溜溜地跑了。因为这件事,父母巴不得和铁柱家早日结为亲家。

桂月虽然没有叶子姐漂亮,但打心眼里喜欢长相俊朗的哥哥,高中毕业后就被铁柱叔安排到村上当文书,再加上家境殷实,父母的心里跟明镜似的,不停地游说哥哥,让他把叶子姐忘了,娶桂月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不稀罕!哥哥的脾气很倔:我这辈子只想娶叶子做老婆!一天夜里,

已经很晚了,哥哥还没有回家。正在全家人焦急之时,村治保主任带着哥哥闯了进来。原来,哥哥和叶子姐去珍珠河偷偷幽会被发现了。父亲气得当场就扇了哥哥一耳光,然后把他关进了黑屋子。而叶子姐的下场更惨,铁柱叔当着爷爷奶奶的面把她骂了个狗血喷头,还警告她,如果再去勾引“别人家”的男人,就把她赶出村子。吓得叶子姐奶奶差点给铁柱叔跪下,最后苦苦哀求,铁柱叔才肯罢休。

半年后的腊月初八,是哥哥娶桂月过门的大喜日子。结婚前一天晚上,家里的亲朋好友都忙着张罗第二天的酒席。哥哥趁人不注意,偷了两瓶宴请宾客的高度高粱酒,独自一人来到了珍珠河的小桥上,这是他和叶子姐经常约会的地方。

看着天上孤独的弯月,哥哥的心情愈加沮丧。突然,他用力扭开高粱酒盖,仰头把一瓶高粱酒灌进了肚里。从没喝过酒的哥哥,顿时觉得眼前天旋地转,连大地都在晃动,接着头重脚轻的他一脚踩空,跌落到了珍珠河中。虽然河水不深,但有很多石头,哥哥摔断了左腿,待到被发现时,为时已晚,错过了治疗时机。从此,哥哥就变成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残疾人。

铁柱家看到哥哥这样,立刻与我家解除了婚约。父母在痛心之余,对哥哥失望不已,因为在村子里,哥哥这样的残疾人很难独立生活,即使给别人再多彩礼,也很难娶到媳妇。

第二年开春的一天,叶子姐竟然主动来到我家,对父母说,她愿意嫁给哥哥,不要一分钱彩礼,但有一个条件——结婚后哥哥要到她家住,因为爷爷奶奶的年龄大了,需要人照顾。父母当然求之不得,当场就点头答应了,仿佛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。哥哥和叶子姐成亲那天,一个宾客也没请,只是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。但是当叶子姐穿着大红褂、戴着一串晶莹剔透的珍珠项链走出来的那一刻,我觉得她真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娘子。后来,每当夕阳染红河水的时候,村子的人经常看到,叶子姐搀扶着一个一摇一晃的身影在珍珠河边漫步。绚丽的晚霞,映照在波光粼粼的珍珠河上,就像一串一串晶莹剔透的珍珠项链……